

# 从成长角度分析欧洲民间童话中的傻儿子形象

洪晨莹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在欧洲民间童话中, 傻儿子往往是家中地位卑微、不愿干活、处处受挤压、被打骂的老三, 又是主动离开家庭、拥有坚定目标和强大能量的英雄。他们在无意识的引领下踏上追寻之旅, 追寻独立自主的生存状态和成熟发展的人格。傻儿子的追寻之旅既体现了西方文学的永恒母题, 同时又蕴含着欧洲独特的社会背景 and 历史文化, 因此拥有深刻的心理内涵。

**关键词:** 儿童文学; 欧洲民间童话; 傻儿子; 追寻之旅; 人格的整合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0) 02-0016-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0.02.004

## On the Images of the Silly Sons in European Folk Fairy Ta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wth

HONG Chen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na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China 321004)

**Abstract:** In the European folk fairy tales, the silly sons are not only the third oldests in the families who are humble in the families, are unwilling to work and are bullied, but also the heroes who leave their homes positively with firm goals and strong pow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unconsciousness, they embark on the journeys of quest for the independent lives and mature personalities. The journeys for them are full of phychological connotations with presentation of the eternal motifs and the European special social backgrounds and historical culture.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European folk tales; the silly son; the journey of quest; the 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ies

在欧洲民间童话中存在着大量以“幸运幼子”为主人公的神奇故事。这类故事围绕着“任务和追寻”主题, 讲述了两兄先后失败, 最幼小的儿子则一路经受种种考验, 最终赢得公主登上王位的冒险历程。民间童话具备较为典型的结构模式和人物形象。根据普罗普的神奇故事功能分析理论, 我们发现, 幼子成功类童话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 第一种, 三兄弟为恢复家庭完满而外出冒险, 两位兄长因沉迷享乐导致任务失败, 老三则凭借着对家庭的忠诚及感恩的相助者的引导, 既解决了家庭危机, 又赢得了公主。第二种, 三兄弟为完成自己的愿望而外出冒险, 两位循规蹈矩的兄长备受家庭期待, 却因得罪其貌不扬的相助者而不断受挫,

痴傻的老三则主动亲近相助者, 并在其提点下赢得公主, 获得智慧。

民间童话蕴含着人类心理的重要寓意, 是“关于生命和世界最古老直觉观点的延续”<sup>[1]</sup>。两类“幸运幼子”相异的形象特征和冒险经历, 正体现了成年仪式中的一组矛盾对立: 一方面, 所有的社会都试图将青年人塑造成具有自我节制能力的成员; 但另一方面, 成年仪式会不可避免地激起个人意识的觉醒, 产生社会中的离经叛道者和疯子。相较于第一类故事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英雄理念, 第二类故事中傻儿子的自我追寻, 他特有的“傻”气、先抑后扬的人生, 以及森林里脾气怪异的相助者, 都显得更富于成长内蕴。

收稿日期: 2019-10-06

作者简介: 洪晨莹 (1996—), 女, 浙江金华人, 在读研究生,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巴赫金指出，在中世纪，“傻瓜”一词“从来没有一般的纯否定的愚蠢的意思”<sup>[2]444</sup>。“傻”具有双重性，“它既有贬低和毁灭这种否定性因素（这是在现代骂语‘傻瓜’里保留的唯一因素），又有更新和真理这种肯定性因素。”<sup>[2]301</sup> 傻儿子的“傻”一方面表现为他的心智发展迟缓，他的思维如孩童一般，“不是以文化和知识为中介，而是通过和他的生存有关的事物和现象的直接接触、直接交往和相互作用而产生”<sup>[3]</sup>；另一方面，傻儿子的“傻”是被权威定义的一个概念。他对“官方世界诸种法则与程式表现出不理解和背离”<sup>[2]301</sup>，由此而身陷困境，便是常人眼中的痴。我们发现，欧洲民间童话中的傻儿子总是能够在追寻之路上慢慢褪去“傻”气，最终成长为智慧坚毅的英雄。实际上，在傻儿子的无意识深处，暗藏着冒险的欲望和反抗的精神，同时显示出获得人格整合所需的强大力量。

### 一、现实困境：理性对非理性的压抑

“在成年仪式中，仪式对象既是孤立的，但又不是完全独立的。”<sup>[4]141-142</sup> 童话中不仅冒险者的行动性对其成长方向至关重要，他所处的社会关系所起的推进或阻碍作用，也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行动结果，而对于尚未离家的孩子来说，原生家庭无疑是他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父母生养和教育孩子，并以自己的权威决定其行动范围。”<sup>[5]</sup> 家能为孩子提供舒适的庇护，温暖的家是许多孩子充满依恋而无法离去的地方。但即使是同一家庭中的孩子，其成长环境也绝不会相同。傻儿子的言行举止使他与原生家庭格格不入，对他来说，家是磨炼他的起点。

#### （一）经济的冲突

父母具有珍爱和哺育功能，他们会无条件地抚养处于幼年时期的孩子，使其不必面对兄弟相争和现实世界的困扰。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开始凭借其经验和权威要求孩子承担责任，参与到官方秩序中去，而傻儿子总让家人失望。

在童话《炉灰彼特鲁》的开头，兄长们都能给家庭带来财富，傻儿子则不愿学任何工作，他“整天坐在屋角的炉子边”<sup>[6]</sup>，以炉边的煤块为食。

炉灰在傻儿子故事中多次出现，童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世界，所有人都会“偏爱金子、银子、玻璃和水晶这样的金属和矿物”<sup>[1]27</sup>，炉灰又脏又卑贱，在灰堆里打滚的傻儿子“尽管他不伤害任何人，然而谁也不喜欢他。”<sup>[7]</sup> 这样的懒汉何以成为童话中的幸运儿，普罗普指出，对神奇故事的解读应从后文开始，在神奇故事的框架结构中，“开端是由事件的中间部分或结尾生发出来的”<sup>[8]41</sup>。结合傻儿子独特的冒险之旅，我们发现，傻儿子并不真的既笨又懒，他邋邋遢遢的形象起因于他本可以按照父辈所积累的传统生活技能和智慧而存活，但他选择违背家庭期待。灰烬“在童话故事里是通往沮丧、羞辱、放逐的密码”<sup>[9]</sup>。排斥工作，在灰堆里打滚是傻儿子主动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成长之路的象征，一方面是他对官方文化的戏谑和嘲笑，另一方面也是他为自己的选择而承受的卑微和屈辱。

在成年仪式中，“最后的晚餐”是母亲精心为离家的儿子所准备的告别环节，她“亲手喂儿子吃，好像他还是个婴儿。”<sup>[10]</sup> 同样，在民间童话中，食物的给予也是母亲最常见的祝福和养育行为，孩子临行前向父母请求食物的场景在各类青年童话中都广泛存在。挪威童话《红狐狸和灰小子》里的三兄弟在出发向公主求婚，向父母告别，母亲为兄长们准备了最好的食物，而傻儿子备受挖苦，只得到一小块奶酪干。虽然对于傻儿子来说，能得到食物他便心满意足，但在家长那方，食物的差距证明了父母在衡量孩子们的能力后施行的差别待遇。巴赫金将社会划分为“最高的官方文化和最低的民间文化”，整日在灰堆里打滚，不考虑生活艰辛的傻儿子形象暗合了民间文化中的自由及狂欢，而官方文化表现出“一种以专横为特征的严肃性，一种以禁止和限制为手段的暴力”<sup>[11]</sup>。三兄弟走上虽都是求婚之路，但两位兄长都是从父母身上汲取力量而活着，他们推崇既定的世界秩序、社会等级，为尊荣而前行。傻儿子则关注于自己愿望的实现，遵循快乐原则行事，在追求即时满足的动力下持续行动而不顾后果。傻儿子义无反顾的离家之举证明他探索世界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不考虑现实因素的他在家长眼中是愚不可及的。

#### （二）地位的冲突

除了经济上的冲突，另一个引起家庭内部矛盾

的重要原因是：权威力量对不服管控的新生力量的压制。官方文化中的父亲是“秩序和社会规范的施行者，拥有权力，训练孩子遵守规范。”<sup>[12]</sup>但世界本就处于交替更新之中，不存在既定不变的万物秩序。拒绝顺从父母要求成长的傻儿子不但是在摆脱社会的关怀和严肃性，同样也在冲击官方世界的规范和约束。

离家象征青年脱离父亲的势力范围，试图超越家长成为新的英雄。在匈牙利童话《特里多，里多和鸟》中，日渐衰老的父亲面对自己即将失权，让位于老大、老二的现象并不反感，他鼓励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sup>[13]</sup>。但当傻儿子也要尝试时，父亲却拒绝让傻儿子出门冒险。“‘你到外面世上去干什么呢？’老人说，‘彼尔和保尔的遭遇都不好，你出去又会怎样呢？’”<sup>[14]360</sup>父母言语中似乎流露出保护傻儿子的意思，然而从傻儿子食物的缺乏可看出，家长并不想庇佑他。

根据玛格丽特·米德的“三喻文化”说，我们发现，傻儿子类型童话中的家庭关系正处于前喻文化的晚期。由于文化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大部分孩子“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他们的自认和命运的意义是既定的、无以抗争的”<sup>[15]28</sup>，父辈以绝对权威的姿态传递着稳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存在着缓慢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需要不断重演俄狄浦斯情结对男性权威的质疑和颠覆，即使在坚固的前喻文化时期，人们仍期待着“每一代人都能够有所反叛——轻视老年人所寄予的期望，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夺得权力。”<sup>[15]41</sup>傻儿子取代传统英雄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西方文化中的第一个愚人忒耳西忒斯到中世纪的寓言文学、宗教文学，傻子的形象常同神性和智性相结合，他违背常理的行动，无忧无虑的狂欢总在挑战世俗智慧和权威，走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傻儿子作为家中的异类，没有顺从地接受父母的规训；独立于家庭的冒险和成长也是非理性，偏离父母的预期。父亲让行事与他如出一辙的儿子成为接班人，对忤逆的傻儿子作出处罚，实际上都是在精神上吞食孩子，压制新生力量的发展。

完善、健全的家庭是“提供终生的‘过渡空间’，作为个人与社会，幻想与现实，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休息场所。”<sup>[16]</sup>当家长未能扮演好

施予者和守护者的形象，孩子们的独立发展可能会屡受挫折，亦可能会因此而被黑暗面的家长推向新的世界与生命。原生家庭拒绝给予傻儿子成长的空间，把他当成异类打压。家长既不相信傻儿子能取得成功，也不能接受与他们不同的傻儿子会取代他们成为英雄。但傻子的基本精神是“冲破现存的社会制度等级秩序对人的压制，迎接新的自由生活，体验新的人生感受。”<sup>[17]</sup>离开封闭的家，走向未知的新鲜事物是傻儿子的必然选择。

## 二、追寻之旅：实现人格的整合

从家庭出走的傻儿子还没能成长出足够强大的力量应对现实的挑战，与之相应，他对自身的认知仍是混乱的。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中指出，青年童话描述的是“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获得最充分自我实现的过程”<sup>[18]</sup>，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最难以解决的两大成长危机，一是俄狄浦斯情结冲突，二是人格整合问题。傻儿子不顾父兄劝阻，坚持踏上求婚之路的行为象征着他成功地从依附于父母的状态中分离出来，而冒险的展开便是通过意象将主人公复杂的情感一一梳理，使之各得其所。完整的人格在精神分析学中划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对于傻儿子类童话而言，主人公所追寻的完整人格目标是成为颠覆官方文化的英雄。

### （一）“伊底”的能量

三兄弟进入的分离境域往往“密集在由梦幻、空想、如愿以偿及大自然潜藏力量所构成的世界周围”<sup>[19]</sup>。一旦走入森林、坟墓或地下室中，冒险者不但会脱离社会结构、等级制度，处于“文化的虚拟态”，而且会遇见神奇力量，就此改变成长轨迹。贝特尔海姆提出，脱离现实社会，进入幽暗的森林象征着进入无意识的领域，即“伊底”。“伊底代表了人最为原始的、属于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sup>[20]</sup>，它在理性世界被看作是比“自我”与“超我”更低一层的人格部分，但同时，它又能为另外两层人格结构提供着行动所需的全部能量。

乌克兰童话《会飞的船》中，两位兄长正在森林里计划如何造飞船迎娶公主，一个奇怪的老人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工作，提出要一袋烟抽。兄长们对衣衫褴褛的老人感到厌恶，他们只相信作为年轻

人切实拥有的力量，粗暴地赶走了老人。而这看似无用的老人，却使寻常的逻辑和因果关系就此作废。“你们俩只能做出一个很好的猪食槽子！”<sup>[21]</sup>能干的兄长在驱逐老人后一路受苦，最终只能逃回父亲的荫庇；傻儿子则因对老头的一点善意，迎来了人生转折。普罗普提出，对于主人公力量或美德的考验都在童话早期便出现了，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通过主人公突出的行动，仍得以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傻儿子离家前没有责任感，不顾羞耻心，离家后所塑造的又是背弃父母期待，颠覆传统文化的新式英雄形象。在此类成长之旅中，狭义范围的道德标准明显不是主人公的考验内容。

森林作为日常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界限，充满了“神力与神秘之物”<sup>[4]149</sup>，推动受礼者朝未知的、不可预料的疆界运行。这股力量是“危险的发源地”，它对有序的概念化构成巨大威胁，触及这些边缘的人或物件可能会导致破禁而受到“污染”；与此同时，森林中也潜藏着各种可能性，是“更新、机遇、改革与创造性的源泉。”<sup>[4]149</sup>老人作为异世界的守卫者，具有超凡的法力，三兄弟对森林老者的不同态度，正表现出他们对理性文化和无意识能量的不同选择。两位兄长长期依赖父母，片面强调理性，而傻儿子无拘无束，能与老人坦诚交流，无意识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体验自身真实本质的东西。根据原始仪式，同饮共餐是“聚合礼仪，是身体（地域）结合礼仪”<sup>[22]</sup>，傻儿子把简陋的食物分给老人，通过共餐的方式建立起他与无意识之间的神秘联系，因而破坏性的力量无需压制便转变为提供帮助的力量。“有什么东西，那无关紧要；只要老人得到一点，他肯定就会帮助他。”<sup>[14]446</sup>在傻儿子的关注下，“伊底”破坏性的一面得到理解和释放，老人从狂躁的守门人变成了温和的赠予者。在多数情况下，森林老者给予的宝物仍是一些奇怪且简陋的东西，如笛子、小船、地毯等。宝物的赠予同样是一种认同和聚合的方式，这些物品所发挥的功能与其原初状态是否强大基本无关，但因与森林——无意识世界相关联而具有神奇法力。

## （二）“超我”的引导与“自我”的控制

希腊神话里有一则神谕，“女儿结婚时，父亲

便会死亡。”<sup>[23]</sup>童话中公主成婚时国王虽不会死，但当求婚者赢得公主，便意味着他罢黜国王赢得了王位，翁婿在此是天生的仇敌。与此同时，国王是官方文化最严格的守护者，几乎所有国王都会因不满于傻儿子的身份而毁约。“国王非常恼火：一个人人唤作小傻瓜的蠢小子竟想取走他的千金！他于是又提出新条件。”<sup>[24]</sup>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难题求婚型情节传承于部落选拔超人智慧和力量者担任首领的仪式。但傻儿子类型童话中的国王不断毁约，无止境提升难度的求亲题目不仅是为了考验求婚者的能力，更是旨在与求婚者为敌，杀死求婚者。面对官方文化的暴力压制，傻儿子靠着从无意识领域发掘出来的神奇力量顺利完成所有任务，他似乎什么都不用做，拥有宝物就能所向披靡。

在挪威童话《灰小子和他的好帮手》里，傻儿子获得的“宝物”是各式各样的流浪汉。他凭借对善吃者，善跑者，善射者等流浪汉的引导，完成了国王所有任务。在原始文化中，宝物是“承载神灵意志的器具”<sup>[5]105</sup>，受赠的宝物中隐含着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力量。主人公通过宝物获得部分神奇法力，但仍不是其完全的主人。《童话的魅力》认为：无意识是孕育宝物的场所，“超我”的思想观念使其成形；“自我”的力量对宝物获得及运用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看法进行加工。<sup>[18]167</sup>童话中流浪汉的能量呈现出原始、简单、粗野的特点，他们汇聚于傻儿子身边，既是宝物又是危险的怪物。傻儿子若不能运用“超我”将狂放不羁的力量进行引导，并且熟练运用“自我”控制这一力量，强大的力量反而会带来灾难。与此同时，国王不断加深任务难度，处处威胁求婚者的生命安全，傻儿子若想改变这被动的局面，他就必须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留有余力去对抗国王。

在《灰小子和他的好帮手》的最后一场考验中，国王撕破伪装，命令放大火直接烧死浴室中的傻儿子。与之对抗的流浪汉所拥有的神奇力量也更上一层，他体内藏有“十五个冬天和七个夏天”，释放出一个季节就能瞬间控制温度变化。不同于之前身怀绝技的流浪汉，最后出场的流浪汉的能力在于驾驭自然，他是天气的主宰，人格化的自然力。傻儿子能使强大的自然力为自己效劳，证明了他的机敏与智慧已经同在家时的痴傻状态截然相反。

“童话中人类奇异助手所表示的不是人的软弱，相反，恰恰是人的力量。”<sup>[25]</sup> 受困于浴室之中的傻儿子不但如造物主般控制室温，而且成功利用“超我”的力量，将防守设计为反击，使国王被流浪汉的最后一个冬天所伤。促使傻儿子智慧转变的节点依然是森林，当傻儿子对老者坦白内心困境，其混沌的无意识便幻化成为有形的、可收放自如的能量，与之相应，傻儿子的理性思维也从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国王的难题就其内容而言五花八门，但它们又呈现出一致性，即都在考验主人公能否成长出足够的力量打败蛮横而又陈旧衰老的官方文化，拥有独立、整合的健全人格。如果说兄长的聪明是“一种天赋，是独立于性格之外的智力。”<sup>[18]169</sup> 那么，傻儿子的智慧则是内心世界成熟后，经验积累和升华的结果。

### 三、蜕变与统一：颠覆权威的英雄

巴赫金指出：童话中人的形象，总是建筑在蜕变（人的幻变）和统一（人的前后一致）的情节之上。<sup>[26]304</sup> 森林是三兄弟命运剧变的转折点，从傻儿子走进黑森林开始，他的精神气质便发生了变化，不是被进一步压抑，而是顺着他的思维特征获得了发展，最终变得充满条理和智慧。傻儿子前后黯淡与光辉的形象显得截然相反，但这样的变化并非质变，而仅是通过冒险的历练得以“从开初不完整、没显示出来、支离破碎，最后变得充实完整。”<sup>[26]330</sup> 相比于排斥“伊底”、耗尽“自我”、无法建立“超我”的兄长们，傻儿子所具有的特质使其一直是命中注定的胜利者。

#### （一）蜕变：实现成长的英雄

“难题、婚嫁以及获取权力，一起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综合体。”<sup>[8]440</sup> 神奇故事通过离家、得宝、死亡考验等情节回应并重解着成年仪式，克服层层考验的傻儿子不仅在精神上成长为真正的人，由此进入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他的行动还消融了等级世界划出的鸿沟，将崇高与卑贱、强大与弱小、智慧与愚钝等对立的能量共同释放，人与人之间的屏障被傻儿子的胜利冲破，所有人都体验着一种新的生存状态。

挪威童话《玻璃山上的公主》中，完成所有

难题的傻儿子“脱下满是煤灰的破衣服，露出漂亮的金盔甲”<sup>[27]</sup>，换了一套装扮的傻儿子与之前灰蒙蒙的形象判若两人，以至于习惯嘲讽他的兄长们都认不出他。在原始仪式中，沐浴和服装的更换都是受礼者用以明确新生身份的惯例。经历重重考验后的傻儿子由最初的笨拙粗鄙变得光彩照人，是以外形上的更新喻示了其精神和地位上的重生。除此之外，婚礼也同华服一样，具有确认傻儿子新的社会身份和人格结构的功能。一方面，四方臣民参与到婚宴中同吃同乐，通过共餐的方式使傻儿子与现实世界重新建立联系，宣告新国王的诞生。另一方面，傻儿子与城堡中的公主举行婚礼，象征着“人类灵魂中两种对立面的结合、对被忽视的精神能力的承认，以及人类达到完美无缺的成熟程度”<sup>[1]93</sup>。精神分析学指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内心树立一个目标，实现并成为自己的国王。意识和无意识的相互斗争经过傻儿子一路的磨炼得以平衡和满足，而头戴王冠、飞黄腾达，无疑是傻儿子完成自我实现的标志。

“新国王治理国家，英明仁慈。他统治了许多年，要是没有死的话，现在还活着。”<sup>[28]</sup> 傻儿子同其他童话中赢得王位的主人公一样，贤能睿智地统治着王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傻儿子曾是官方世界极力压制的对象，他违背父母期待，打破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才得以实现他的成长目标。与此同时，老国王虽然表现得蛮横残暴，但他面对傻儿子的反抗时不堪一击。老国王实际的虚弱表明，传统理念下建立起来的王国既有体制深陷危机，人们被禁锢在缺乏生命力的单一机构之中，只有新式英雄的胜利才能促进王国的真正更替。“王宫里举行了婚礼，大请宾客，吃了七天七夜，甚至连马等牲口也不吃水，只喝酒。”<sup>[29]</sup> “大家在灰小子的婚宴上轻歌曼舞，尽情畅饮，因为现在他才是真正的英雄。”<sup>[14]365</sup> 官方文化压抑和恫吓的阴冷色调，以及其引发的害怕、软弱、谦卑等意识形态都被傻儿子狂欢的婚礼所消解。傻儿子的成功促使人们挣脱等级秩序的禁锢，尽情畅饮，载歌载舞。受人尊崇敬畏的国王被拉下王座，被排斥为异类的傻儿子则在欢腾中接受加冕。新的权力、新的真理在毁灭中诞生。

## （二）统一：与生俱来的能量

卡尔·荣格将文化范围内的愚者形象综合考量后，提出愚者是一个“极度古老的原型心灵结构”<sup>[30]85</sup>，他“同时为上帝、人类与动物”<sup>[30]88</sup>，是“救世主的先行者”<sup>[30]88</sup>。与童话结尾的英雄形象相比，故事开端疯狂、放纵、不负责任的傻儿子形象更深入人心，引人注目。这前后形象虽然判若两人，但愚者能量一直存在于傻儿子的人格结构之中，聪明机灵的兄长们无论如何也通过不了的神奇考验，傻儿子则凭借无意识能量一步步取得关键性胜利。《童话的魅力》指出“‘童话中的主人公’一词的本义便是具有天赋的人”<sup>[1]95</sup>。傻儿子无需压抑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学会善用自己的能量，他便是与生俱来的英雄。

傻儿子在故事的开端是窝在炉灰中，众人都可欺负、嘲讽的对象。但对于他黯淡的生命状态，读者不会产生类似于对灰姑娘般的同情。原因之一在前文便有所提及，在灰烬里打滚吃灰是傻儿子自己的选择，家人想让他参与到光鲜的官方秩序中去，但遭到傻儿子拒绝。原因之二则在于愚人形象有极深的民间诙谐文化渊源，愚人往往是“生活中戴假面的人”<sup>[31]</sup>，因其愚人身份，他得以存在于生活之中却不从属于生活。傻儿子有权不去理解，有权去肆意夸张，将禁锢的生活转换成一种喜剧。而事实证明，傻儿子在开头所做的又是一种另类视角戏弄现实，他坚定不移选择的路才是正确的成长姿态。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傻儿子的冒险之旅竟无一挫折，他能顺利地使森林老人给予保护，神奇力量为之效劳，国王在他面前则不堪一击。普罗普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中指出，“主人公无所不知，因为他是英雄。而他的英雄气概就在于他的力量。”<sup>[8]87</sup>傻儿子得以成为一类神奇故事的主人公，其根源便在于他强大的无意识能量。超感觉的精神状态使他同时拥有着兽性、自我以及“神性智慧”。将傻儿子设定为主人公的欧洲童话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能量源泉暗藏于人们内心，人们必须根据这些认识采取行动，把能量应用到冒险历程中去，人格的冲突才能得到调节并实现整合，最终迈向成长。

欧洲民间童话中的傻儿子处于“恶”的对立面，但并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善”。傻儿子是一个动态的身份，集愚蠢和智慧、卑下和崇高、兽性和神性于一体。他的追寻之旅由此而面向更新和未来，以反抗生存困境为开端，获得完整的人格、自由的生命状态为结局，完成了青年阶段的成长任务。我们发现，在幸福的结局面前，每场冲突都是契机，每次考验都有着其作用，但这些转折并不是“善良的回报”或“神的惩罚”，它们本身不具有意义，是傻儿子面对这些事件而采取的行动赋予了它们意义。傻儿子的冒险之旅充溢着自由欢乐之感，相信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能从中获得成长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 麦克斯·吕蒂. 童话的魅力 [M]. 张田英,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 [2] 巴赫金 M. 拉伯雷研究 [M]. 李兆林,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3] 陶侃. 论原始思维及其特征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 (1): 55-57.
- [4] 特纳. 庆典 [M]. 方永德,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 [5] 徐丹. 倾空的器皿: 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79.
- [6] 忻俭忠, 王维正. 世界民间故事选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789.
- [7] 凯斯特纳. 德国民间故事 [M]. 童爱, 译.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81.
- [8]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M]. 贾放,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9] 罗勃·布莱. 铁约翰: 一本关于男性启蒙的书 [M]. 谭智华, 译. 台北: 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112-113.
- [10]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 [M]. 丁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39.
- [11] 周卫忠. 双重性·对话·存在: 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存在论解读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7.
- [12] 河合隼雄. 童话心理学 [M]. 赵仲明,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 144.
- [13] 安德鲁·朗格. 特里多, 里多和鸟 [M] // 安德鲁·朗格. 安德鲁·朗格彩色童话全集. 卓超, 译.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 1997: 166.

- [14] 彼·阿斯别约恩生, 约·姆厄. 挪威童话·红狐狸和灰小子 [M]. 乔步法, 朱荣法,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 [15] 米德. 文化与承诺: 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 [M]. 周晓虹, 周怡, 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 [16] 朱迪丝·维尔斯斯特. 必要的丧失 [M]. 张家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106.
- [17] 周卫忠. 巴赫金诗学的双重性思想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5.
- [18]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 [M]. 舒伟, 丁素萍, 梵高月,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19] 诺思洛普·弗莱. 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 [M]. 吴持哲,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58.
- [20] 刘兴云, 石小娇. 意义世界的构造: 马尔库塞新入本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35.
- [21] 安德鲁·朗格. 会飞的船 [M] // 安德鲁·朗格. 乌克兰民间童话. 徐先良,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5: 147.
- [22] 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 [M]. 张举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3.
- [23] 施瓦布. 希腊神话故事 [M]. 全译本.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 58.
- [24] 魏奥勒. 德意志童话 [M]. 曹乃云,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 1990: 248.
- [25] 阿·尼查叶夫. 论儿童读物中的俄罗斯民间童话 [M] //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民间文学集刊: 第二本. 1957: 9.
- [26] 巴赫金 M. 小说理论 [M]. 白春仁,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27] 安德鲁·朗格. 玻璃山上的公主 [M] // 安德鲁·朗格. 朗格蓝色童话. 尹建新, 王建新, 唐时林, 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381.
- [28] 佚名. 炉灰彼特鲁 [M] // 忻俭忠, 王维正, 高山, 晓河. 世界民间故事选.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3: 797.
- [29] 佚名. 傻瓜的故事 [M] // 忻俭忠, 王维正, 高山, 晓河. 世界民间故事选.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3: 1558.
- [30] 荣格. 荣格文集: 原型与原型意象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4.
- [31] 多克.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M]. 吴松江, 张天飞,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275.

(上接第 10 页)

#### [参考文献]

- [1] 王泉根.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与五代作家 [J]. 长江文艺评论, 2016 (3): 72-85.
- [2] 汤素兰. 我与童话一见钟情——汤素兰童话论集 [M].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 [3] 汤素兰, 陈晖, 李红叶, 谭群. 儿童文学三人谈——关于汤素兰的创作及其他 [J]. 创作与评论, 2014 (9): 32-40.
- [4] 汤素兰. 老木大叔的南瓜 [M].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 [5] 安徒生. 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 [M]. 叶君健,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419.
- [6] 汤素兰. 树叶船 [M].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141.
- [7] 汤素兰. 狮子的梦 [M].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100.